香港，不悲情

波澜阔 [靖海侯](javascript:void(0);)

**靖海侯**

微信号 gh\_4dc33fb71939

功能介绍 常言所未言

2019-04-15[原文](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?__biz=MzU5MDY4MzczMQ==&mid=2247483661&idx=1&sn=50b7805f332a9f0d0ac939c3a2dcfe54&chksm=fe3bca31c94c4327f58b2d81847a48fe99ae51dbf87821086d37bbcb7c9701c2c659c947e214&scene=27#wechat_redirect&cpage=12)

收录于话题

一

**她熟悉又陌生，新鲜又老套，她在我们之中又在我们之外。当想象交汇现实，感怀替代情怀，一种Culture-Shock感扑面而来。这是必经的过程，我有预期……**

电梯门打开，人涌了出来。没人说话，只听见急促的脚步声。

我侧身进去，按亮楼层，轻舒一口气。

“又下去抽烟了？”一个声音从电梯的角落里传来。怯怯的，略带嘲弄。

那是小雅。

“是啊。”下意识地闻了闻衣服，我一脸尴尬地笑道。

这恼人的烟味。就在刚才，我在垃圾桶旁一连抽了三根烟。

我是紧挨着垃圾桶抽烟的。每抽一口，都要弹一次烟灰，并确保烟灰掉准确无误地掉落在垃圾桶里。

自从来到香港，心理活动多了起来。有点紧张，有点敏感。开朗的性格收敛起来，心里多了一扇门，一扇虚掩的门。

在这里，我不想被人注意，又觉得时时被人注意。

就在我抽烟的时候，几个外国人叼着烟走过。在离垃圾桶不远处，随手扔掉了烟蒂。

这种行为不文明，却让我轻松起来。心里想，潇洒些，多虑了。

“周末一起去行山么？”小雅问。

“可以啊。龙脊？”

提到行山，我的心情更觉轻松。都说香港弹丸之地，其实不然。1100公里的土地，70%的地方尚未开发，特区政府将他们划作24个郊野公园和14个特别地区，龙脊便是其中一条有名的山径。每至周末，很多港人会来到这里，看看山，望望海，活动活动手脚，身心开阔。

“周六上午老地方见。”电梯停下来，小雅走了出去。

回到办公室。电话铃正响。

“您好。”

“唔该！……”是粤语。

“对不起，可以说普通话吗？”

“……”电话那头传来盲音。

“真没想到香港还有不会说普通话的。”我低声道。

“没有语言环境。”同事小林接过话去：“香港电视、电台普通话节目少，有也很少人看。倒是英语节目还有观众和听众。”

“略奇怪。”

“语言本地化，文化国际化。说的是粤语，但比广东那边还普遍。”

小林来香港读书、工作，已近7年。为了留在香港，专门在香港中文大学兼修了粤语课程。

“不会粤语，很难融入的。或者说，很难感到自己有融入。”

这话我深有体会。刚来香港的第二天，下班后去街市买菜，小贩们的各种粤语吆喝就让我局促。来之前，朋友还给我支招，说香港街市里不少菜都按小捆卖，且标好了价格，只要用手指指，小贩就会递过来。

“不用说话。不过要算好价钱。”我暗想，够累的，何必。

前几天、前几个月，尚未启程时，我还欣喜难耐。

自打记事，纵是在我们偏僻的冀北平原农村，香港的元素已灌入到了那里的每一个角落。港片、港星、粤语歌，还有金庸的武侠，欢乐了童年时光，激情了青春岁月，光亮了理想世界。每个人都知道，中国有个地方叫香港，那里很繁华，如梦。父母有时也会跟孩子说，好好读书吧，以后去香港。

我是费了好大力气才来到这里的。公司要走向外发展，老板说香港是最好的桥梁，这里视野开阔、商机丰盈，正是“生意兴隆通四海”的地方。一年前，分公司注册成立。我争取到了一个机会。

临行前，老板对我讲。“去了好好干，公司要高速发展，香港能发挥‘引力弹弓’作用。”老板不知，就在这一年，在香港注册的非本地公司出现下降，跌幅为0.46%。

来圆梦的我，对公司发展前景没有太多思考。同事则调侃，香港花花世界哦，记得去重庆大厦。一脸坏笑。

当想象交汇现实，感怀替代情怀，一种Culture-Shock感扑面而来。她让人焦虑，又让人着迷，她熟悉又陌生。作为一名中年人，我知道无路可退，只能适应她、被她驯服，就像童话故事《小王子》里的小狐狸。

2016年8月。

香港，我来了。

二

**他们气血上头，却一脸苍白。我看见这种无力感正在蔓延，让整个办公室的空气凝滞。那一刻，我甚至以为这就是香港的全部……**

“立法会侯任议员一会宣誓，快打开电视。”小魏热衷政治，在飞香港的航班上就不停地给我们介绍，香港的立法会：热闹。

初来乍到，眼睛盯着不同，一切都觉得新鲜，我们也感兴趣。

电视打开，直播开始。20分钟后，直到一个小时后，没有一个人说话。我看了看办公室的几个人，脸都是白的。

“操！”

小魏还是爆发了，但再也没有说话，只把头埋在了写字间里。

TVB无线新闻台刚才送出的画面，尽管有些预期，但还是猛烈打击了我们。

十几名侯任议员以各种方式辱华或辱誓，神圣的议事殿堂里，没有热闹，只有混乱。

这一切，本和我们没有关系，我们本不应该受到伤害。我们不是党员，我们也不是公务员，我们甚至都从未涉足过政治，我们只是来做生意。

没有说什么，大家心里却很难过。在红旗下长大，爱着自己的国家，爱着香港，我们已养成的价值观和内心最朴素的情感，不允许我们漠视香港这一袭华丽的旗袍上，已经爬上了虱子。

这是政治，这似乎又不是政治。

那天上午，一种无力感笼罩在办公室，空气近乎凝滞。

时节如流。宣誓风波很快过去了。几个月后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香港基本法104条释法，几名“作骚”的侯任议员被褫夺议员资格，之前，发生了反“港独”大集会。一年后，立法会修改议事规则，之前，立法会里一阵“枪林弹雨”。

“总算平静了些。”喝下午茶时，小魏又提及此事。

“不要老看电视或者报章。”小林说，香港媒体里的“香港”未必是真实的香港，政治纷争不过是极少数人的游戏或者工作。“对他们而言，这是饭碗、是生意，是必须要完成的表演，不理也罢。其实市民最关心的还是民生问题。”

小林在香港生活已久，她的话对我们有说服力。慢慢地，连小魏也不谈政治了，大家聚会的话题回到了公司业务上，赛马上，六合彩上，半山豪宅上。平时和香港朋友在一起，也没人聊政治。

都忙着发财，政治显得多余。

只有，我有时会忍不住想，这些政治争议，好像也都是常识层面的问题。“单一制”的国家，一个中央政府，基本法派生于宪法，“港独”不可忍，宣誓要虔诚，开会要认真，有什么好说的。撒泼耍混，不是小孩子过家家吗？

或许，有些香港人有自己的理解；或许，只是因为有些人还不肯面对现实而已

冷静下来，远离了干扰，便有了旁观者的视角。小林说得对，“泛政治化”未必不是一个伪命题。舆论嘈杂，众声喧哗，都在媒体里。社会秩序井然，市民的生活依然平静，那些“沉默的大多数”，奔走于小巴、港铁、轮渡间，无非就是为了过个好日子、讨个好生计。

“看这个。”小魏把手机送到我的面前。那是一篇网络文章。

——某大学学生会会长说，对校内政治气氛淡薄有心凉、挫败之感。

——一个“港独”组织站街宣传“港独”主张，散发传单，应者寥寥

……

“还看这些呢。策划方案弄完了没有？”小魏吐了吐舌头，欢快离去。

PM2.5平均值常年不足30的香港，天气或有阴霾，但还是晴朗的时候多。一阵雨过，中环高耸入云的写字楼更显笔挺，我们透过办公室眺望太平山，遥远而清晰。

时间过得真快。

三

**习惯了在逼仄的空间里辗转腾挪，再回到内地，忽然觉得床大了好多。我有可以安放的生活和理想，他们呢？我开始祝福……**

转眼已到2017年。我学会了粤语。

“早晨，陈生。”

果如小林所言，自从会说粤语，与这个城市的疏离感消解了，我感到自己身心下沉，在与街坊和客户的交流中都多了几分自信，我甚至可以体察到这个城市的脉动和温度了。

不要悬浮其上、走马其中。

不再悬浮其上、走马其中。

“服务态度太差了。香港人咋这么有优越感？”

杜总来视察，我们在酒楼用餐。如很多人初到香港一样，他觉得自己不受欢迎。

“不是这个样子的。他们对熟客都很热情。”我宽慰道。

杜总可能不信，但这就是我现在的感觉。不止酒楼的服务员，还有街市的小贩、物业的保安，甚至是行街时擦肩而过的路人，都看着很友善，都感觉很亲切。

香港人不爱笑也是实情。在“神秘顾客协会”编制的《全球微笑指数》中，香港排名总在最后几位。

没有笑脸盈盈，游客不适应。

可谁不想笑呢、谁不爱笑呢？

“杜总，这里生活成本太高了。”我给他解释，根据《全球生活成本调查报告》,香港是全球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。“你看我们公司的员工，也都愁眉苦脸的，你是不是回去跟董事会的人说说，给我们涨点薪水？”

“扯淡。买单走人。”

送杜总回到酒店，我赶回了柴湾的“家”。460平尺，小两居，月租金2万2。逼仄的空间将我紧紧包裹，我又想起刚住进来时那种向内坍缩的感觉。

“对了，明天把杜总拉家里来，看看我们的窘境，说不准还能为分公司员工争取点住房补贴呢。”洗完，躺下，在宽1.3米\*1.9米的香港标准大床上，我倒头睡去。

比起公司助理小吴，我的居住环境已属奢侈。

小吴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，五口之家，排了很多年队，终于分到了公屋。400多尺，原来一家人挤挤也就罢了，可自从小吴“拉埋天窗”（结了婚），屋里每天都有一种要膨胀爆炸的趋势。

那天在楼下抽烟。小吴说，现在夫妻俩要“办点事”都得请个人出去。

其实相比其他人，小吴还是幸运的。香港公屋申请者平均轮候时间已逾五年。青年人看不到希望。得益于“啃老”，小吴夫妻俩才有了婚房。

此时，香港楼价又创新高。市区平均20多万一平米的房子，小吴只能望洋兴叹。买不起，也租不起，一个月1万5的工资都搭进去，也租不上两居室。公屋，成了唯一可以托付“小吴们”生活和理想的地方。

“特区政府这么有钱，财政储备上万亿，又有这么多土地还没开发，为什么不多建点？”我问小吴。

“肉食者谋之。”小吴说，花财政储备也好，加大土地供应也好，都得立法会议员批。“他们月薪八九万，经费上千万，能真的体会到我们的难处吗？”

“奇怪，你们怎么不怨恨香港的房地产商呢？”我不解，问道。

“拜金主义吧。香港是商业社会，崇拜成功人士。有钱人包小三，或者小三上位都是社会美谈。”

小吴所言不差。香港娱乐周刊里，总有这样的新闻。“笑贫不笑娼”么？

我知道公司里还有这样的一位员工。他经常去豪宅区溜达，美其名曰“励志”。同很多人一样，李嘉诚是他的偶像。但他想要的不是“长江实业”，仅仅是李嘉诚那样位于深水湾道半山坡上价值十几亿的豪宅。

这个有钱人的天堂，破灭梦想也谷催梦想，消磨斗志也鼓励斗志。

香港人均居住面积170平尺，新加坡270平尺，深圳30平尺。我问小吴，开发郊野公园或有阻力，为什么不填海，多建些公屋呢？

“他们说是‘倒钱落海’。”

也是。这是个简单的逻辑。土地供应加大，住房供应增多，对房地产价格有潜在危险。已经买房的市民可能不乐意，大幅囤地的开发商可能不乐意，已经住上公屋的也未必乐意。董建华失败的“八万五计划”有前车之鉴，动奶酪总是要得罪人。

苦的是还漂着的人，在发出一些微弱而坚定的呼声。

2018年，事情有了转机。

“林太（林郑月娥）还是好的。”那天，小吴和我们聊起，说行政长官发布了第二份施政报告，提出“明日大屿愿景”，要填海了，或可借此解决数十万人的居住问题。

“有个专家说得对，什么‘倒钱落海’，是‘倒沙成金’！”

我们内地过来这些人，尽管也住着逼仄的住房，也习惯了在逼仄的环境里辗转腾挪，但知道自己终要回去，“小吴们”那种长久不得释放的压抑，我们只能想象，也只能祝福。

“这要推得动，正印证总书记评价林郑的话——‘志不避难，事不求易’。看来特区政府还是眷顾基层市民的。”我对小吴说。

“不过我看新闻，自从推出这个填海造地的规划，林郑的民调好像下降了。”

“那能代表谁？那会代表谁？”

一个港区政协委员是我朋友。每次见面，他总要说一句话：

“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远。”

汪国真说，“既然选择了远方，便只顾风雨兼程”。

一个谋求变革的人，会赢得尊重；

一个寻求变化的地方，正孕育希望。

四

**在时代的潮流中上下颠簸，或有眩晕的时刻。但我知道，一旦时代将我甩开，我只能遥望着它的背景，无限沉沦。**

呆久了，朋友多了起来。香港有酒会文化，我们常见面。

2018年某天，会展中心，社团就职典礼。新任主席是朋友的朋友，他买了一桌酒席以示支持，大家又坐到了一起。

都是生意人，聊的话题总离不开经济。

“去年香港GDP增长3.8%，今年预计3%，形势不妙啊。”

“香港是高度外向型的经济，受环球经济变化影响显著，中美贸易战一打起来，就会被直接波及到。”

“其实这速度不低了。毕竟香港是高度发达的经济体，不能按内地发展中的水平类比。你看看英美日韩，这速度不低。”

“是啊。都说今年深圳GDP总量会超过香港，网上还不少嘲讽之辞，说香港在回归前夕占内地GDP比重还有18%，而现在只有2%多一点。实际上香港人均GDP仍远远高于内地，深圳要追上也还有很大一段距离。”

“香港经济发展情况，要横向比，也得纵向比，3%的发展速度比过去十年的平均速度都高，说明香港发展态势还行。”

对话很和谐。在香港久了，有了家的感觉，便总念她的好。换了一种视角，也更会欣赏她，给了她更多的包容。从“审丑”到“审美”，从“证伪”到“证实”，大家的心态变了。

这和一些刚来香港的朋友聊天不一样。他们有的自负，有的自卑，有时候居高临下，有时候不屑一顾，看待香港的今天，他们总是有些情绪化，正如一些不经常去内地的港人。

“不过香港的发展瓶颈也很明显，增长点都老化了。”

“关键是思路问题。成熟的模式容易形成封闭的体系。精明的商业文化不容易产生创造性且前瞻性的发展策略。太现实了，野心就小了，做梦的就少了，很多老板都只想要稳定的可见的增长，对创新重视不够、投入不够，也理解不透。”

“李家不就是这样才丢掉了腾讯股份吗？赚了几百亿，少赚了几千亿。”

本届特区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，林郑月娥表示，要在任期内实现将创新研发投入由目前占GDP的0.7%增加至1.5%的目标。

“还有布局问题！”同桌的小李是名90后创业者，其公司研发的AI教育产品已推出第三代，正在东莞设厂生产。“你看香港这几年就出了两家独角兽，一个大疆，一个商汤，全都是整合香港创科优势和深圳完整发达的产业链成就的。”

年轻人总是少些思想包袱，不用受经验约束，说干就干，竟也有模有样。我记得刚来香港时，小李还在为生产场地和产品升级发愁。

香港像小李一样的青年创业者还有不少。他们立足香港，投身湾区，相比香港老一辈企业家，行动更快，正为这里以致两地注入蓬勃的生长力。小李说，他的几个朋友几年内身价就已上亿。

“当年内地实行改革开放，忧虑迟疑的人也很多。结果证明：凡是去了，凡是去了坚持下来的，都取得了成功。”蔡老板在香港商业届打拼几十年，他告诉小李“识时务者为俊杰”，此言不虚。

又过了几个月，传出中央要发布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的消息。老板电话打了过来。

“你派驻两年多了，对香港和大湾区了解多，回来吧，我们要重新给深圳分公司画个圈了。”

我嗅到了一个大时代又要到来的气息。

创业者小李，大老板老蔡，还有我们，都在与时代共成长。

那天，一朋友在wechat上发朋友圈说：刚才在茶餐厅吃饭，几个貌似“古惑仔”的人也聊上大湾区了。

“我可以跟过去么？”小吴问。

“当然可以。”

中环的天桥上，川流不息的人们步履正急。

五

这颗东方明珠在我心头闪耀，浸入了我的梦。那夜，我睡得很沉。那一刻起，我爱她，更胜往昔……

再回到北京，我怀念起香港来。

临行前，我们在兰桂坊喝酒。

我说，这两年，香港有变化，我看见了。

小林点头。

“今天刚报了一个新闻，在香港注册的非本地公司比去年增长了16%。”

“就是媒体还那么吵。”小魏插话。

我们又去维港吹风。

那夜，我睡得很沉。

那晚，这颗东方明珠在我心头闪耀，浸入了我的梦。

那一天起，我知道，爱她，更胜往昔……

第二天，坐在北京的办公室里，同事转来一篇文章《豪宅熠熠，暮气沉沉》。

我对他说，有空去看看吧，香港有温情，也有生机。

手机屏幕点亮，有条新讯息。

小雅发来的。

“就这么回去了啊。我可是准备在这里长期驻扎了。下次来了我们再去龙脊行山。”

### 精选留言

用户设置不下载评论